

如獲平安之慶

吳靜芳

雍正時期的御賜平安丸

藥品作為皇帝賞賜官員的物品，重要性不亞於文玩與食品。清帝賞賜藥品的舉動，不僅能開啓君臣之間關於身體病痛的私人話題，更重要的是，讓遠在北京的皇帝能獲得邊區軍民健康狀況或疫病流行等訊息。以雍正皇帝予以高度評價的藥品「平安丸」為例，據文獻所示，其藥材成分具有健脾健胃的功效，為防治瘧瘴之良藥。從藥名與藥效來看，雍正皇帝屢次賞賜官員平安丸的用意，不無是對偏遠地域的軍民寄予常保安康的殷切盼望。

作為維繫君臣情誼的方式，清代諸皇帝對官員多有賞賜之舉，賞賜物品除了食品、文玩之外，同時也賜予藥品藉此關心官員的身體狀況，其中以雍正皇帝頻繁的賜藥行為尤其值得矚目。有關雍正皇帝對提煉丹藥的興趣，至今有多位學者進行討論，提到：雍正皇帝在即位前，也就

是雍親王時期，已表現出對提煉丹藥的興趣；即位後，仍命親信大臣訪求各地異士入宮煉藥，乃至有部分學者懷疑雍正皇帝的崩逝是服食丹藥中毒所致。再者，認為雍正皇帝不僅喜服丹藥，可能還透過賜藥予臣下以試探藥效。此外，也舉出雍正八年（一七三三）諭旨及乾隆皇帝即位後

驅逐異士出宮等事例，證明雍正皇帝喜好煉丹服藥的舉動。（圖一）然而，若對照乾隆朝文獻，便能發現雍正朝賞賜頻率高的藥品如「平安丸」，即使在乾隆朝仍屬賞賜藥品並未廢棄。那麼，有關雍正朝出現的丸、散藥品以及雍正皇帝的賜藥行為是否出於個人喜好所致，似能再深入

討論。

截至目前，學者對於雍正皇帝與官員往來關係時有提及賜藥行為與諸項藥品，用以說明雍正皇帝對臣下的體恤，或是對提煉丹藥的興趣。不過，較少探討雍正皇帝面對不同官員的賜藥種類選擇，以及君臣於奏摺往復內容所反映的簡易醫藥知識。以下，本文試以平安丸為例，探討藥品的成分、製做過程、藥效，與雍正皇

帝賜藥的理由之間的關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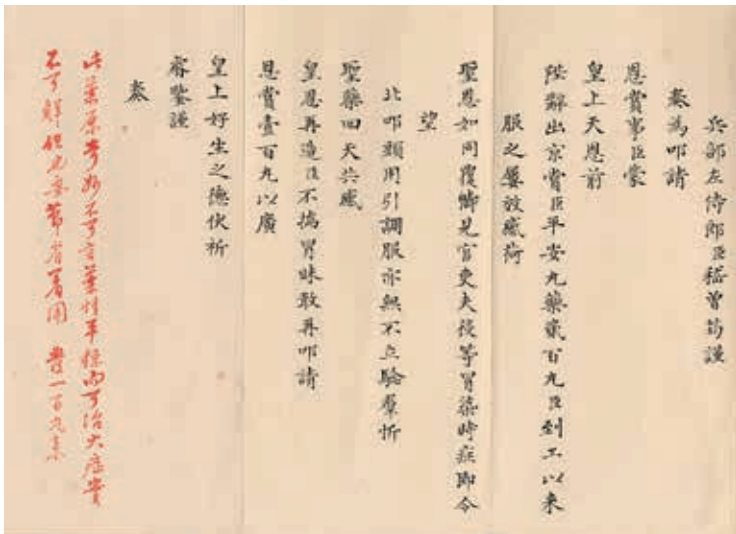
此藥原奇妙不可言

從官員恭謝賜藥的奏摺，可見雍正皇帝對於每年慣例製做的紫金錠未有任何評語，卻在硃批諭旨屢次稱讚平安丸藥效，例如：「此藥原奇妙不可言，藥性平穩，而可治大症，實不可解，但也要節省著用」（圖二）、「此藥神效，有益無損，藥性平和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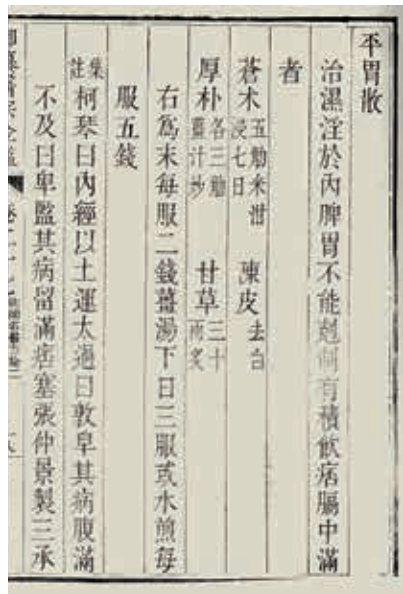
無痛亦可服得，放心用」、「此藥乃奇藥也，藥味平和，即無病人亦可服之，有益無損，而治病其驗如神，此藥朕亦不解，可帶路上以備隨從人等用」、「此藥神效，有益無損，用之莫疑」。不僅如此，雍正皇帝對平安丸藥方內容意欲採保密的態度，例如廣西提督韓良輔（？～一七二九）在恭謝賜藥的奏摺提到，欲將賞賜之平安丸轉發當地藥局以廣為治療。對



圖一 清 無款 雙圖一氣雍正道裝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兵部左侍郎嵇曾筠〈奏謝皇恩賞聖藥壹佰丸〉 雍正元年8月4日 6扣 局部 故宮01596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硃批：此藥原奇妙不可言，藥性平穩，而可治大症，實不可解，但也要節省著用，發一百丸來。



圖五 吳謙等纂《御纂醫宗金鑑》清乾隆7年武英殿刊本 卷2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 明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明萬曆31年江西重刊本 卷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聖藥回天 共感皇恩

承上所述，在清代以前，平胃散應用於瘧疾與瘴病的治療已有悠久的學說根據與歷史背景。進入清代，雍正時期完成的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，以及乾隆初年完成的《醫宗金鑑》，皆提及平胃散治療瘧疾的效果，可知御醫、官員乃至皇室成員對於使用平胃散治療瘴癘的方式或許並不陌生。

雍正皇帝喜賜官員藥品，其一

此，雍正皇帝的批論是：「此方從未

再傳一人，往往見方傳多則不靈」。

雖然如此，實際上仍能見平安丸藥方隨著藥丸一同賞賜的情況，如雍正七年（一七二九）三月河東總督田文鏡（一六六二～一七三二）（圖三）的奏摺提到對於「平安丸壹千九、方引拾張」等賞賜的感謝。由於賞賜藥品之藥方有保密的限制，因此未能確知雍正時期平安丸藥方內容。不過，就目前文獻來看，可知伽楠木也是藥材之一，因其提煉出的伽楠香（沉香，圖四）具安脾效果。例如《活計檔》（入庫貯檔）於雍正七年九月二十四日、十一年（一七三三）十月二十七日的紀錄，前者提到若是材質不好者



圖三 田文鏡列傳 引自清國史館編《國史大臣列傳正編》卷103至104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「留著配平安丸用」，後者則是記載四塊伽楠木皆用作調配平安丸的藥材。另外，據晚清御醫為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調制的平安丸，其成分包括：檀香、落水沉、木香、丁香、白蔻仁、肉蔻仁、紅蔻、草蔻、陳皮、炙厚朴、蒼朮、甘草、神柚、炒麥芽、山楂。其中，陳皮、厚朴、蒼朮與甘草是組成平胃散的藥材，可知平安丸藥方是以平胃散為基礎，加上其他安脾健胃的藥材調制而成。

明、清醫者多受金元醫學理論影響，認同脾、胃保健的重要，如明末醫者張介賓（一五六三～一六四〇）謂：「人賴脾、胃為養生之本，則在乎健與不健」，並指出「相傳以為準繩」的健胃三方即包括平胃散。清初御醫吳謙等編《醫宗金鑑》對平胃散有詳述，主要是利用性味苦、辛、燥的藥材，達到安脾健胃的目的。（圖五）

由於平胃散藥性溫和，其安脾健胃的功效隨時間推移，為歷代醫者與方家隨證加減發明藥方，如清初醫者吳尊程編《成方切用》，收錄有加味平胃散、和胃散與保和丸，皆是以

就是以平胃散為基礎調制的平安丸。

那麼，雍正皇帝為何在諸多項藥品中選擇平安丸賞賜特定官員？從奏摺來看，反映雍正皇帝或許並非隨意賞賜，而是在瞭解官員身體狀態與身處環境的考量下才有的賜藥舉動。另一方面，部分受賞賜的官員認識到平安丸治療瘧病的藥效，也會主動再次奏請賞賜平安丸，例如廣西提督韓良輔於雍正三年（一七二五）二月的奏摺提到：「因見向來粵西春夏之交，每多瘧癘」，請求將送到的平安丸二百丸「轉發藥局，廣為治療」。又如雍正十一年三月提督廣西總兵官張應宗，以及同年五月貴州提督哈元生（？一七三八）皆述及當地地氣潮濕，官兵亦染痢瘧、瘧病，因而有向雍正皇帝乞恩賞給平安丸的奏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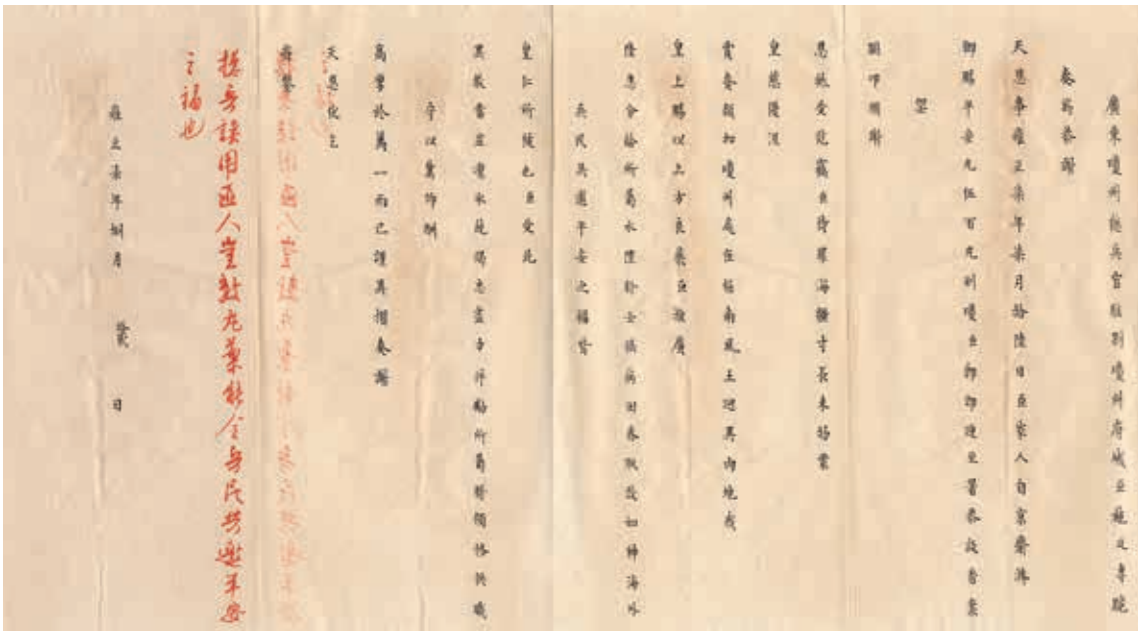
平安丸不僅用於治療瘧疾與瘧病，並且對於「時症」或謂「時氣」，亦即人外感四時不正之氣，而出現惡寒發熱、頭痛、肢體重痛及食欲不振等症狀也具有療效。基於傳統中醫學的「胃氣有損，邪氣從之為患」之論，若當地官軍民服用含有平胃散成分的平安丸，或能藉由調理脾

平胃散為基礎加上其他藥材配製的藥方。同時，《成方切用》也記載平胃散適用於因「山嵐瘴霧」引起的身體不適。另外，清初官修類書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之《醫部·瘧門》摘錄整理自《內經》以來歷代醫書、醫者學說與藥方，可見隨時代演進，醫者按病因與症狀對瘧疾有進一步的細分與命名。雖然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摘錄張介賓《景岳全書》部分內容，但是僅收錄瘧門而未收瘧氣門，但是若回到《景岳全書》原書，可知平胃散也是治療瘧、瘧的藥方。

隨著時代推移，醫者分析瘧疾、瘧病的病因、療法與藥方愈是細密，不僅由於風、寒、熱、濕侵襲人體，更可能因為當事者的起居無度、飲食不節，導致內傷體虛、元氣不固，容易遭受時行不正之氣或山嵐瘴霧所害。然而，在山嵐瘴霧充斥的地域，往往可能也是醫療資源不足的偏遠邊境。一旦當地民衆出現發熱、腹痛與嘔吐的症狀，即使未能得到醫者的診視，但若能及时服用平胃散、紫金錠等藥性平和溫補的成方，對於症狀改善也有相當助益。

胃以增加身體抵抗力，因此部分官員主動奏請恩賞平安丸，如兵部侍郎嵇曾筠（一六七〇～一七三八）因雍正元年（一七二三）黃河「決中牟劉家莊、十里店諸地」（註一），奉詔前往督築堤防（圖六），出發時獲得平安丸的賞賜。嵇曾筠於雍正元年八月初四日的奏摺，首先是感謝雍正皇帝賞賜平安丸二百丸，並謂自身「到工以來，服之屢效」，接著提到平安丸的用途，謂分予當地「冒染時症」之官吏夫役服用，「亦無不立驗」，最後提出「再叩請恩賞壹百丸」的請求。對此，雍正皇帝硃批諭旨為「發一百丸來」。其後，從八月二十四日的硃批諭旨：「再賜百丸來，以備爾用」，可知雍正皇帝又追加賞賜一百丸。

雍正皇帝對於臣下的奏請賜藥通常是有求必應，賞賜百丸至千丸的平安丸，對於偏遠邊區賞賜平安丸的次數尤為頻繁。這些地區由於地處偏遠，或逢戰事，或境內多元民族共存等因素，向來屬於難治政區，舉凡當地民情、晴雨收成、疫病流行與官員政績皆受到雍正皇帝的關注。



圖七 廣東瓊州總兵官施廷專 〈奏謝恩賜平安丸摺〉 雍正7年8月12日 6扣 局部 故宮01239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硃批：總兵誤用匪人，豈數丸藥能令兵民共邀平安之福也。

現官員傳旨命造辦處製做木箱，裝載平安丸五干丸送往前線軍營的紀錄。然而，這究竟是例行性軍需補給，或是反映雍正十一、十二年之際於西北地區出現疫情而需要內廷援助大量藥品？仍有待進一步的考察。

御藥房合和丸、散

關於負責調制平安丸的機構，雖然在雍正朝文獻較難發現，但是乾隆朝實錄則有相關記載，如乾隆元年（一七三六）三月，時值貴州平苗戰事，乾隆皇帝擔心西南山區瘴氣影響官兵戰力，於是有旨：

諭總理事務王大臣，聞黔省地方，春夏之交，多有瘴氣。今當用兵之時，朕心深軫念，着將內製平安丸、太乙紫金錠等藥，多多豫備，從驛遞馳送軍前。（註四）

再者，乾隆四十九年（一七八四）六月，阿桂（一七一七—一七九七）、福康安（？—一七九六）率兵鎮壓甘肅回民，乾隆皇帝亦憂心暑熱使官兵身體不適導致戰力減弱，因此下旨：

天氣炎熱，朕心甚為軫念，恐官兵或致傷暑，前經由驛發去御藥房所製定中、平安丸藥各二千丸，以備散給官兵祛疾之需。（註五）

從典章制度來看，調制藥品確實是御藥房職責所在。據《大清會典》記載，御藥房「掌合和丸、散」，並規定：「合藥時，亦由太醫院官會同監視」。又，在太醫院方面，也規定：「凡給事於內廷者，皆直以其班。皇帝駐蹕圓明園，侍直亦如之」。太醫院輪值制度按地點亦有規定，提到：「給事官中者曰宮直，：宮直於內藥房及各宮外班房侍直」，並設有「圓明園宮直，直於圓明園藥房」。雖然據《大清會典》規定：「內局修製藥餌，本院官診視」，似是將「醫」、「藥」分離，但是太醫院方面仍規定：「調制御藥，參看較同，會內監就內局合藥」，因此御醫須參與調制，只是不需要親自烹煮藥材。以上諸多縝密規定，無非是由於「內製」的藥品主要呈進皇室成員使用，因此雖然是由御藥房負責將藥材調制成丸、散，但這



圖六 欽差大臣列傳 引自清國史館編《國史大臣列傳》 卷192
第71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用奏摺作為訓誨文武大臣的工具」，因此即使是平安丸的賞賜也能成為訓誨臣下的題材，如雍正七年八月廣東瓊州總兵官施廷專上奏恭謝御賜平安丸五百丸，謂「上方良藥」能「祛病回春，取效如神」，使「海外兵民共邀平安之福」。但是雍正皇帝並不領情，進而借題發揮：「總兵誤用匪人，豈數丸藥能令兵民共邀平安之福也」。（圖七）

雍正初年平安丸的賞賜大多在百

鄂爾泰等謹奏，為遵旨議奏事署大將軍查郎阿等奏請賞給藥丸人參備用等因一摺，查黎洞丸、三黃寶蠟丸二種，前經各製五千丸，於九月十一日發往西路軍營訖。其平安丸一種，臣等將五千先行發往至查郎阿等奏請賞給人參之處。臣等擬請賞給人參十斤，一並發往備用等因，奉旨依議，欽此。今擬平安丸五千丸、人參十斤配箱發報，記此。（註二）

從引文可知，查郎阿再度奏請賞賜包括平安丸等藥品獲得准許。《活計檔》也有後續處理情形的紀錄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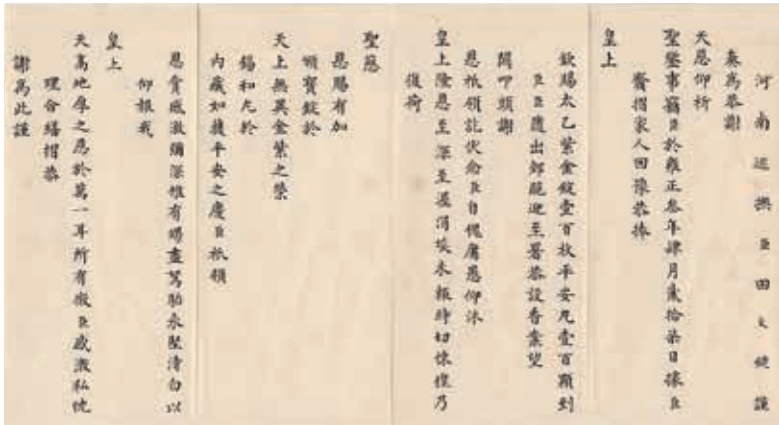
本月（十月）十一日，做得杉木箱二件，內盛原平安丸五千丸、人參十斤，用棉花塞墊，外用黑「貼」包裹。司庫常保持來，當內大臣海望交辦理軍需事務處發一」訖。（註三）

可知過程為首先經過辦理軍機事務大臣會議，再由藥房調制藥丸以及造辦處製造木箱，最後由內大臣總交給軍機處統籌運輸到前線軍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於雍正十一年十一月與十二年（一七三四）正月，《活計檔》也出

例如位於西寧、貴州、廣西、廣東與福建等地的官員時有獲得平安丸的賞賜，並且這些地區的官員在上奏恭謝賞賜的同時，也會報告當地流行病的情況，而雍正皇帝的硃批亦表現對當地流行病的關心。例如雍正二年西寧戰役期間，雍正皇帝數度賞賜四川提督岳鍾琪（一六八六—一七五四）平安丸百丸至千丸不等，並於硃批諭旨屢次指示：「將用完時再行奏請，以便續發」、「不但藥餌等物，軍中凡有所需，隨時奏請，勿用躊躇」。然而，從硃批諭旨內容來看，雍正皇帝主要的用意，即如莊吉發指出的「利

十月初六日的紀錄：

初六日，據圓明園來帖，內稱筆帖式亮玉持來漢字帖，內開大學士伯



圖八 河南巡撫田文鏡〈奏謝欽賜太乙紫金錠等物〉 雍正3年5月6日 8扣 局部 故宮015060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必須是在太醫院官員監督下製做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前節提到「紫金錠」，雖然是與平安丸同為賞賜用的治暑熱、瘧疾之藥品，但紫金錠的製做機構不一定限於御藥房，反而常為造辦處的雜活作或錠（定）子作承製。據《大清會典》記載，造辦處職掌為「成造內廷交辦什件」，卻也製做紫金錠、蟾酥錠與鹽水錠等通稱「錠子藥」的藥品。在雍正朝《活計檔》常見太監傳旨交待造辦處製做錠子藥的紀錄，例如：

雍正二年閏四月十五日，太監劉玉傳旨，現做錠子藥一分外，再添做一分。現做的錠子藥做完，即陸續呈進。其添做錠子藥，俟五月初一再呈進，欽此。（註八）

不過，由於紫金錠的製做機構不限一處，因此會出現造辦處本身雖製做紫金錠，卻又得到由他處製做的紫金錠之賞賜。如《活計檔》雍正六年（一七二八）四月初七日的紀錄，提到：「圓明園來帖，內稱本月初四日太監范國用持來蟾酥、離宮、紫金錠共三百六十一包」。又，同年四月十八日的紀錄：「圓明園來帖，內稱

首領太監李久明持來太乙紫金錠二十包每包十個」，由怡親王傳旨：「賞造辦處官員將役人等有病者服」。

如此來看，平安丸與紫金錠雖然同為藥品，但是製做處與產量則有差別。負責調制平安丸的機構，除了御藥房以外似是未有他處，並且御藥房合和丸藥過程必須有醫官會同監督，如此謹慎行事的情況下，平安丸的產量應有限制。另一方面，紫金錠等錠子藥已是每年端午節慣例賞賜藥品，其需求量非御藥房能獨立完成，因此造辦處亦必須加入製做的行列。不過，即使錠子藥也是在御醫監督下調製，但由於承製作坊的不定與分散，以及製做過程中對於樣式、彩繪的講究，使得錠子藥雖兼具工藝品與飾品的價值，卻多少模糊錠子藥作為藥品的獨立性。兩相比較之下，雖然平安丸與紫金錠同為藥品，但是基於製做處、過程與產量的差別，不僅涉及這兩種藥品作為賞賜物的頻率高低，也不免影響雍正皇帝對這兩種藥品的評價。

平安丸保平安

安的期盼。對此，作為雍正皇帝的寵臣田文鏡，尤能體察上意，表達最貼切的謝辭：「頒寶錠於天上，無異金

紫之榮。錫和丸於內藏，如獲平安之慶」。（圖八）¹⁰⁷

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

註釋

- 趙爾巽等撰，《清史稿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七六—一九七七，卷三百，頁一〇六三。
-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、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，《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》，第五輯，雍正十一年十月初六日，頁六九三。
- 同註一，頁七四四。
- 慶桂、董誥等奉敕修，《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卷十四，乾隆元年三月丁未，頁一四。
- 《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卷二〇九，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壬子，頁二一〇a。
- 同註一，第一輯，雍正二年閏四月十五日，頁一七八。

參考文獻

- 崑岡等奉敕撰，《欽定大清會典》，臺北：啓文出版社，中文書局據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本影印本，一九六三。
- 張介賓，《景岳全書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三年，第七七七冊。
- 吳尊程編，《成方切用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六年陝川利濟堂刻本影印，一九九五，第一〇〇三冊。
- 關於雍正皇帝賞賜藥品以維繫君臣情誼的研究討論，參見莊吉發，《清史拾遺》，臺北：臺灣學生，一九九二。馮爾康，《雍正傳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九一。陳捷先，《雍正寫真》，臺北：遠流，二〇〇一。馮爾康，《雍正帝》，臺北：聯經，二〇〇九。楊啓樵，《揭開雍正皇帝隱秘的面紗》，上海：上海出版社，二〇一一。陳捷先，《雍正初年清世宗與年羹堯之君臣關係》，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》第五期，一九七八年六月，頁一〇五—一二〇。陳捷先，《田文鏡晚年事蹟及其身後褒貶考》，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》第十／十一期，一九八四年十二月，頁三五九—三七一。林承誌，《聯上下之情——雍正皇帝大方送禮》，載於《數位典藏與學習電子報》第九卷第一期（網址：<http://newsletter.feldap.tw/news/HaveYouSayContent.php?nid=3397&id=341>）。
- 有關清代宮廷用藥的研究討論，參見惲麗梅，《論清宮御用藥具及藥材炮製》，關雪玲，〈清宮錠子藥述要〉，收入清代宮史研究會編，《清代宮史探析》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二〇〇七，頁三三三—三四七、三四八—三六一。關雪玲，〈康熙時期西洋醫學在清宮中傳播問題的再考察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三十卷第一期，二〇一一年秋季，頁一三五—一五八。關雪玲，〈關於清宮錠子藥的幾個問題〉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第六期，總第一四〇期，二〇〇八，頁六五—七五。

透過賞賜藥品，君臣之間奏摺

往返內容可連結到身體病痛的私密話題，一方面讓官員陳述自身體驗或現地軍民的健康狀態，另一方面皇帝也能藉此表達對官員與軍民的關懷，因此就維繫君臣關係而言，賞賜藥品的重要性不遜於文玩或食品。

關於雍正時期賞賜平安丸的情形，從硃批諭旨來看，雍正皇帝即位之初相當推崇平安丸的功效，在位期間屢次賞賜官員百丸至千丸不等的平安丸，雖然數量與次數不及錠子藥來得多且頻繁，但是在雍正晚期平安丸被大量製造並運往前線軍營，乃至乾隆、嘉慶朝於戰事期間仍時有賞賜，可知平安丸的效果受到肯定，並且未隨雍正朝結束而停用。

進一步而言，雍正皇帝賞賜平安丸的舉動反映幾項特點，包括：一、平安丸是出自御藥房的藥品，雖然與造辦處製做的錠子藥同屬避暑治瘧之物，但或許是由於製做機構以及過程的差異，多少影響雍正皇帝對平安丸賦予較高的評價。二、平安丸的藥方雖屬「宮中祕方」，但是由於通常將藥方與藥丸一併賞賜，因此官